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七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九

檀弓上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此言屬子以死之事而譏其非禮也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后木曰吾嘗聞喪禮於縣子矣其言曰夫孝子之居喪事有其至大者不可不深思長慮以

致其謹也棺槨所以安死故必外內精好無使土或

至於親膚爾其識之我死亦當如是也案附身附棺

必誠必信此孝子所以事親而后木乃豫以屬其子

則陋矣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

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

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

也

此言小斂之禮有得失也未設飾言未襲斂曾子曰人死斯惡之矣尸在室去褻衣沐浴而未設飾故帷堂俟小斂畢而後徹帷魯人仲梁子則曰因此時男女在戶外哭位未定故帷堂俟小斂畢而後徹帷二子之各言禮意如此又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就地不設席曾子則曰於西方其斂之時即於此席上而設奠矣記者因正之云小斂之奠所以在西方者非禮之正是魯人行禮末俗之失也案送終之禮雖

出於倉卒而必有其義故未飾而帷堂者乃人子所為不敢褻其親如曾子之言是也物生於東設奠於東方者乃人子所為不忍死其親如子游之言是也學者以禮為衡别而觀之可矣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

此言喪服宜從古也綌粗葛布細而疏曰繐喪服上衰下裳縣子曰喪服之制所以表哀故服必用麻後世日趨於便利或以綌為衰或以繐為裳但取輕涼

適體非古制也案古之五服自斬至緦雖升數不同要未有不以麻者若用絡用繐則非先王制喪服之初意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此言哭者呼名之不合於禮也滅子蒲名子蒲之始卒也哭之者乃呼其名高子皐聞之曰若是其非禮也豈不野哉於是哭者改之案孝子於親之方没復之以衣或有呼名者蓋冀其聞名而反也若舉其名

而哭則非禮甚矣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

此言喪不用相者之疏於禮也沽猶疏畧也人子於親有不能不盡之情有不能遽盡之情惟始喪為難言之矣哀痛之至心煩慮亂莫或助之未有能當乎禮者杜橋之母之喪宮中不立相導是以識者非之而以為疏畧於禮也案孝子喪親悲迷不知禮節所以須人輔相於此而不致謹其不抱憾於終身者鮮

矣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此言始死易服及吉服不以弔之禮也禮服有吉凶之異夫子嘗曰始死之時或有侍疾問疾之人服羔裘玄冠者當改易之而已至於小斂之後則羔裘玄冠夫子亦不以弔也案羔裘玄冠朝服也吉不豫凶故於疾者始死則易以深衣於既小斂則襲裘帶絰

而弔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此言喪具以稱為禮也下棺曰封子游問送終之儀物夫子曰人孰不欲厚其親者而家有不同亦各隨其家之有亡而已子游不達疑稱家有亡則有者必至於過亡者必至於不及於何而為之劑量也夫子

曰若富有則依乎禮而毋恃其財以為所不得為苟其家貧矣但歛襲手足勿令露形還即葬埋不待日月之期縣棺而下不用碑繂之設如此則力雖不足而心亦盡人豈有從而非之者哉案禮貴於稱而送死尤大事貧者固以稱其財為禮富者又以毋過禮為稱也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汏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此言襲牀之事而因以明應答之道也貢司士名叔氏子游字司士貢告於子游曰古者始死廢牀而置尸於地及復而不生則尸復登牀由沐浴含飯而襲於牀者禮也後世禮失而襲於地則褻矣今欲請如古禮焉而子游直應之曰諾縣子聞而譏之曰汰哉叔氏一若此禮實由已出而因以許人者然可謂失言矣案子游之諾司士貢未嘗不是但當稱禮以答之而直應曰諾辭氣矜大故為縣子所譏又况於言

禮而失其義者乎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此言送死致生之非禮也宋襄公之葬夫人也醯醢之物多至百甕曾子非之曰既曰明器則神明之而已而又實之以醯醢所謂之死而致生亦不智甚矣案周制大夫諸侯兼用人器與鬼器故空鬼而實人士則無人器而止有鬼器故鬼器亦實之既夕禮所

謂甕甒三醯醢屑及甒二醴酒是也襄公諸侯而實鬼器故曾子譏之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此言歸賻之事也旅下士也四布四方之賻布也孟獻子之喪送終既畢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稟承主人之意使旅歸還四方之賻布夫子善其廉而曰可也

案君子不家於喪如司徒旅之歸四布在世禄之家固可以為法矣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此言助賵致命之事而見再讀之非古也喪禮祖奠畢公賵賓賵入告於宮奠於柩前而受之又書其人名與其物於版次日遣奠畢主人之史更於柩前西面而讀之曾子曰此非古也賵時既告遣奠又讀是再告也槖車馬曰賵所以助主人之送葬也一告不已而至於再欲神一一而知之則幾於瀆矣周末文勝宜曾子以為非古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此言臨終不忘儉之事也成子高齊大夫姓國字伯高謚成也大病謂死也蓋諱之之辭成子高寢疾其家臣慶遺入卧内而請問其遺命曰子之病甚亟矣如至於大病則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死生一理

也生有德澤加於人死亦不以侈靡害乎人吾縱生而無益於人吾其可以死害於人乎哉夫土地本生物以養人者我死則擇不可耕種之地而葬我焉可矣案成子高臨終而不忘謙儉如此記禮者傳之蓋予之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

此言臣服小君之儀容也問當作聞衎爾和適之貌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則見其衎爾焉蓋小君義重而恩輕惟義重故皆服不杖期惟恩輕故惻隱不能至而容貌和適也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此言聖人待賓之事也賓客有自遠方至而無所館者夫子嘗曰生當於我乎館死亦當於我乎殯蓋因朋友而類及於賓客見聖人用情之厚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

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此言國子從儉之事也國子髙即成子髙嘗言人死必葬葬也者所以為藏也藏也者恐為人惡而欲其弗得見也是故襲之以衣足以飾身棺則周於其衣椁則周於其棺土則周於其椁自内而外歸合於土務期深密不使人知今乃反封壤以為墳種樹以為表豈葬之為藏欲人弗見之意哉寀送終之禮不可

不備故襲斂以後為之棺槨則土不至親其膚為之柳翣則人不至惡其死更為之壞樹則後世子孫不至於失其處周官冢人用爵等為之丘封之度與其樹數誠以葬之不可無識也子高意在於儉而獨非之亦異於禮所云矣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

斧者矣從若斧者馬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此記葬孔子封墳之法也若堂如堂之基四方而高也若坊如坊堤之上平旁殺而長也若覆夏屋如夏時之屋旁廣而卑也若斧如刃之向上而狹也馬鬣封者鬃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也三斬板謂側板於坎之兩旁而用繩以約板乃納土於內而築之土與板平則斬斷其繩而升板於築土之上又約築如

初凡三次也孔子之喪有自燕而至於魯以觀者舍於子夏之家子夏曰其為聖人之葬人與則事皆合禮觀者應有異聞若人之葬聖人也則有未必然者子何觀馬昔者嘗聞夫子之言曰封之形四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自覆夏屋以上皆用力多而難成唯若斧者儉而易就吾從若斧者馬即俗所謂馬鬛封是也今築夫子之墳不假多時一日之間三次斬板即封畢而

止庶幾從夫子之志而不違乎哉案子之葬也公西華為志備三代之禮而封獨從其儉者何陳氏祥道曰儉則行夫子之志不儉則行門人之志行夫子之志所以救時行門人之志所以尊師也

婦人不葛帶

此言婦人服麻之事不變其所重也婦人居齊斬之服帶用牡麻結本卒哭則以葛為首絰以易去首之麻絰而麻帶不變是不葛帶也案禮男子重首而婦

人重要故卒哭之後男子以葛易麻帶而首絰不易婦人則以葛易麻絰而要帶不易蓋齊斬之服如是若大功以下至卒哭則並變為葛與男子同

有薦新如朔奠

此言薦新之禮也孝子之於親殯而未葬觸物傷感無時不然故有時味及新穀而薦之其禮牲物則視月朔之朝奠無以異焉案未葬之時大夫以上朔望皆有奠士則朔奠而已朔奠謂之殷奠其禮視大斂

男女即位内外從事薦新之禮如之蓋重其事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此言親疏除服之節也喪服之輕重不同故除服之先後亦異如三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親重當變麻者則變之緦麻服滿者則除之各以其服為斷固有不視乎主人者張子曰今人多歷年所而葬者亦當以改葬之服除蓋古者未葬則主人不除今既除之矣則猶當從改葬服禮改葬服緦久不葬者似難

為虞祭以無几筵也案此則葬之不可不及其時而服之不可不循其節也明矣

池視重霤

此言設池之義也池栁車之池重霤屋霤也以木為之天子之屋四注四面皆有重霤諸侯亦四注而重霤去後大夫惟前後二士惟一在前故栁車之池亦象之在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為籠形衣以青布其方面之數各視重霤也案喪大記飾棺君龍

帷三池大夫畫帷二池士布帷一池蓋從諸侯而下各以等級為差舉一池而凡附棺之物皆可類推也

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藏焉

此言諸侯即位備物之事而示不遽成也椑杝棺也人君體尊無論少長即位之後預為終具其名曰椑歲一出而漆之覺覺然以致其堅而又即藏焉所以示謹也案喪具有歲制時制月制日脩之異惟人君體尊物備即位為椑有豫道焉歲必漆之而又藏之

者舊注謂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藏焉者其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故藏物於中又方氏云不欲令人見故藏之也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

此記始死之事也始死持衣招魂招而不復則用角柶拄尸之齒令口不閉急又用燕几拘綴尸之兩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辟戾又具飯以待含又陳新衣而斂又設帷於堂上凡此六事一時並起其於恩識之

人宜往告之父兄則從而命赴者皆所謂復而後行死事也孔疏云士喪禮孝子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案自命赴者赴於君耳其他則父兄命之非士大夫之別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此言君復之事禮備而求之徧也君王侯也小寢燕寢大寢正寢也小祖爲高祖以下之廟大祖謂太祖之廟庫門郭門也君之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者

皆素所居處及有事之地也於庫門者素所出入也於四郊者素所經至也蓋魂氣雖無不之要不離乎生平之所熟習故所以求之者如此案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太祖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小寢大寢則隸僕復之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此言祭肉不露見之事所以致其潔也剝倮露也喪之祭品有不可倮露者為奠與抑為祭肉與案士喪

禮始死脯醢醴酒奠於尸東無巾殯後朝夕奠醴酒脯醢如初設不巾又小斂陳一鼎既斂奠於尸東祝受巾巾之蓋凡脯醢之奠不恐塵埃可倮露而無覆其覆以巾而不倮露者必祭肉也此故為疑辭以明之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此言殯後布材之事而見葬禮之宜豫也布陳也材謂椁材明器謂明器之材喪三日而殯士大夫之通

禮也殯後十日當備葬事則陳列其為椁之材與明器之材而暴乾之以供用焉案士喪禮筮宅吉左還椁獻明器之材於殯門外此互言材與明器者省文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此言設奠之候并及小祥以後之禮也逮日及日未落也使受君任使也禮自始死至未葬以前皆朝夕奠朝奠以日出象朝時之食夕奠逮日未落象夕時

之食也父母之喪未殯哭不絶聲既殯朝夕哭然廬中思憶則哭祥後哀至則哭皆哭無時也至小祥後或君有事使之比反必祭告俾親知其已反也案春秋傳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禮也然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又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蓋君命既不敢以不從親心又不忍以不慰使還而告固孝之道也

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經繩屨無約角瑱鹿裘衡長袪

袪裼之可也

此言小祥之喪服也練謂小祥以服練故名也練衣以精熟之麻為之縓淺絳色緣謂中衣領及褎緣也絇屨頭飾瑱充耳也衡横同袪謂褎緣袂口也居喪者期而小祥則以練為衣以黄為裏而練衣以縓為緣者明外除也絰則去首葛而餘要屨則純繩麻而無絇飾者未全吉也吉時玉瑱所以掩耳初喪去之小祥以角為瑱耳漸有聞也冬時衣裏皆有裘吉

則貴賤異喪則同用大鹿皮以色白與喪相宜也小祥以前衰狹而短袂又無袪亦不為裼小祥則廣長有袪又從而裼之以為飾也案練衣蓋即功衰為父衰七升為母衰八升皆在大功故謂之功衰以其練熟為之故又曰練也鄭注以為中衣似非是經不應舍正服而言中衣也縓緣當承練衣而言謂以縓色布多一升者緣之也練衣則單黄裏者中衣也以黄色之布為之而裏於練衣之内或謂即下文所云裼

之者是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此言哭弔之各有宜也親喪在殯不出弔然聞兄弟之喪則雖異居而遠服之最輕為緦麻亦必往哭親骨肉也若非兄弟則疏而無親即鄰之至近亦不往矣至於平時素所知識者之兄弟而死雖不同居亦皆弔其所識者重友誼也案雖緦必往蓋不易服而

往哭之舊說謂所識者死則弔其兄弟非也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子且不弔況兄弟不同居者乎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

此言棺椁之制也水兕水牛兕牛也杝即椑棺梓棺二謂屬棺與大棺縮直也衡橫同衽小要其形兩頭大而中小端頭也體之尊者其制必隆棺至四重尚

深邃也水兕耐濕為一重以近裏厚三寸杝亦如之為一重以次皮杝外有屬棺屬外有大棺並用梓上下四旁皆令周匝也古者棺以皮條束合之直二横三而棺與蓋之際鑿為坎形則連以衽每束一椁以柏之端謂之題湊其長六尺也案棺之制四重凡五物上下四旁無不周匝惟椁則不周者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為之

不以樂食

此言天子哭諸侯之禮也紂緇同絲衣也經衍字也諸侯薨在本國赴於天子天子遥哭之則爵弁緇衣用士之祭服或曰天子不自哭但令有司哭之天子每食有樂今哭諸侯則不復奏樂也案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緦衰哭之而止服爵弁紂衣者天子至尊不見尸柩則不弔服也注以經為衍字或此約舉弔哭二禮之服故兼以經言之與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

此言天子殯法也菆叢也菆塗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龍輴載柩車畫轅為龍也以椁謂此叢木象椁之形也斧繡為斧文以覆椁也天子之制與人臣絶故古者殯法叢塗龍輴有如椁然又繡斧文於繆幕用以為覆斧覆既竟四注為屋而盡塗之此天子之禮也案常人之喪葬乃用椁天子於殯時叢塗龍輴

而以為椁形且椁之上有斧斧之上有屋末復四面而盡塗其外惟其至尊無匹故禮有獨隆如此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此言天子之喪禮別於朝覲也諸侯朝覲天子爵同者其位亦同唯天子之喪禮哭踊各有位此時五等諸侯惟有分別同姓之伯叔兄弟異姓之婚姻甥舅以及庶姓之無親者相從而為位以哭槩不以爵位列之也案朝覲之禮位從乎爵尊尊之義也喪哭之

禮位從乎姓親親之義也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此言魯君誄孔子之事也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公誄之曰天不留此老成以佐予於位焉今其無復望矣嗚呼哀哉尼父案謚必有誄而誄不必謚鄭注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殆未必然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此言失地之事君臣皆任其責也厭冠喪冠厭帖不起也盛饌樂侑曰舉諸侯之有土地固受之祖宗俾世世守而弗失者若一旦辱國喪師亡大縣邑則公卿大夫士皆著喪冠哭於大廟者三日君亦不以樂侑食厚自貶損而往哭於后土或有言仍舉樂者非也案列國諸侯惟日尋於干戈於是有爭地爭城敗

軍亡邑之事其必以凶禮致憂於廟社者所以重守國之義而戒兵禍也

孔子惡野哭者

此言野哭之非禮也喪雖凶事而必循乎禮哭雖主哀而必定其位若不設位為帷而野哭是則孔子之所惡者張子云孔子惡野哭者為有服者之喪不哭諸家而哭於野是惡凶事也所知自當哭於野又若奔喪者安得不哭於道案此則野哭之惡以非其地

而致人之疑駭也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此言未仕者之財不自專也仕而有祿則以物遺人而謂之稅在未仕者則不敢也如或情有不容已義有不可辭而當稅人則必稱父兄之命以將之蓋家事統於一尊有父兄在則事當稟命故內不專財外不私惠乃子弟之禮所宜謹也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此言國喪哭踴之禮也備盡也臣於君喪朝夕哭踴必依位次為節嗣君雖先入即位哭然必待士盡入畢而后俱踴士最卑士備入則無不入者矣案君父尊同故朝夕哭踴孝子與諸臣共之孝子先入諸臣以次入士其最後者分有尊卑而哀戚無以異也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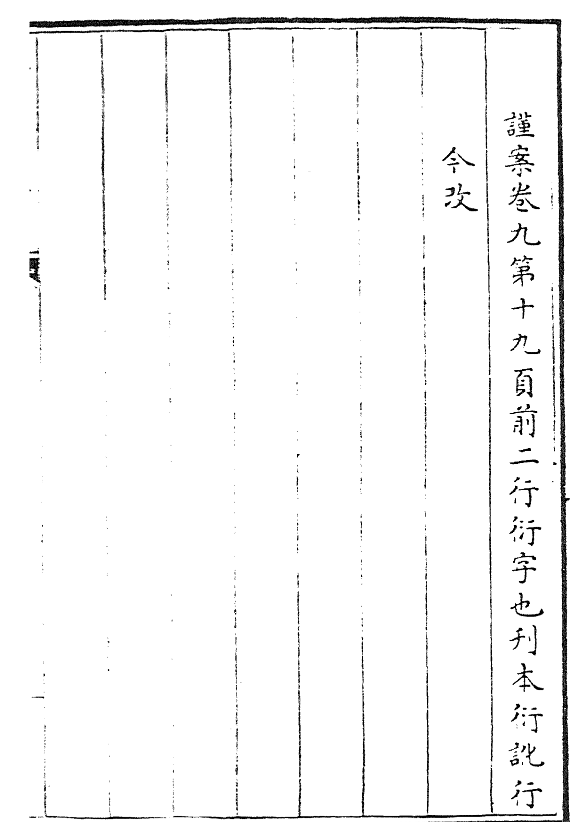
此言除喪之禮也祥謂大祥縞謂縞冠徙月禫之明月也三年之喪哀以漸殺是故祥前之練以葛易麻

至於大祥則又以縞易葛服有即輕之漸也由是而禫而樂亦不一時是月而禫則必從月而樂是即吉又有其漸也案祥而縞玉藻所謂縞冠素紕是也是月禫從月樂孔子所謂踰月則其善者是也王肅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及此記所言謂三年之喪爲二十五月鄭康成據服問中月而禫謂爲二十七月郝氏敬云是月對從月而言非即祥之月蓋禫與樂相連爲義不蒙祥縞爲文此足與康成之義相發也

君於士有賜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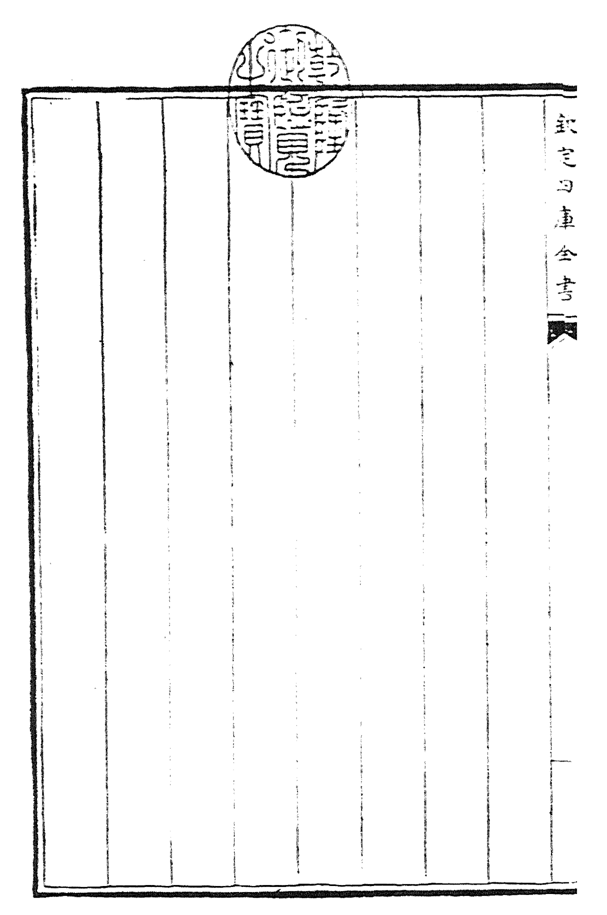
此言士有賜帟之禮也帟幕之小者置於殯上所以承塵士卑不得設帟故君於士之殯賜之然後用之不能皆有也案帟大夫以上有幕人之供士亦有君之賜蓋君之於士分縣而情不隔賜帟之禮猶是體羣臣之意焉爾

日講禮記解義卷九



謹案卷九第十九頁前二行衍字也刊本衍訛行

今改





詳校官編修臣方　煒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李　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八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

檀弓下

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此言諸侯卿大夫送殤遣車之禮也公即君也謂五等諸侯注謂庶子言公卑遠之也車謂遣車載牲體之包以置之椁内四隅者君之適子年自十六以至

十九未成人而死者謂之長殤遣車則用三乘若公之庶子長殤則車止一乘大夫之適子長殤車亦一乘案禮諸侯遣車七乘大夫五乘降殺以兩成人子視父降一等殤視成人子又降一等庶殤視適長殤又降一等故其差如此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此言臣為君杖之禮也達官謂受命於君名達於上者公之喪而臣為之服惟達官之長則杖而不及其

屬者以恩尤深故其禮尤重也鄭注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孔疏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若近臣閽寺之屬雖無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此言君弔臣之禮也宮殯宮也出柩始行也君於大夫之喪將葬往弔於殯宮弔畢柩出君命引之三步

則止猶若不忍其行之遽也如是者凡三而後君退蓋所以致其哀禮者如此然君來弔不必定在殯宮或當柩朝廟將發亦如之或當既出大門至平日之賓次停柩舉哀亦如之時有早晚而禮則一也案禮弔於葬者必執引君尊故命人代為之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此言哀老者不可有徒行遠弔之事也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若年至五十無車可乘而越疆以弔人必有

更益其哀者此禮之所不許也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説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説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此言存禮者之善而因及廢禮之事也魯大夫季武子寢疾蟜固有齊衰之喪不説凶服而入見且告之曰斯道也或幾於亡矣士唯於君門乃説齊衰耳武子曰子之言豈不善乎凡失禮顯著者人皆可知若

其微細固唯君子乃能表明之也蓋心不懌而强言

如此及武子死曾點則倚其門而歌以明已之不與

季氏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

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

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此言受弔與弔人之禮也辭猶告也車曰引棺曰紼

大夫弔於士主人應下堂以迎若適當小斂大斂與

殯之時則擯者以主人有事告焉君子哀樂不同日故弔日不樂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餘哀未忘故不飲酒食肉凡弔於葬者本為助執事故必執引以導柩車若從柩至壙當其下窆必皆執綍案執引最尊者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至有贏餘雖不執引或從柩及壙亦皆執綍引取長遠之義綍取撥舉之義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

承事主人曰臨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此亦言君弔臣之禮也臣有喪公來親弔或遣人來弔必有為主而拜者若無主後則以次疏親拜之若又無疏親則朋友或同州同里典舍之人拜之可也其弔擯者必曰寡君承事謂承助其喪事也主人則曰臨謂對擯者而謝君之辱臨也君出而遇柩於路亦必使人弔之於臣民有父母之恩也案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則弔必有拜者明矣鄭注以拜為

往謝實則兼弔時及往拜而言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此言庶子不為有爵喪主之禮也大夫之喪適子主之受弔拜賔若適子或以他故不在則庶子不敢受弔蓋禮莫嚴扵適庶之辨也案無適子則庶子之長者受弔適子不在雖同母之弟亦不受弔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扵妻

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
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内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此言聞喪而哭之事也父後妻父之後也適室正寢
也側室燕寢之旁室也禮女子適人為昆弟之為父
後者不降其夫亦為之哭於適室之中庭以其正故
也然巳無服而子為甥宜為舅緦故命為之主受弔
拜賓袒免哭踊盡為主之禮也子為主在東階下故
夫入門右北面而哭示無二主也此時鄉里有以哭

而來弔者則使人立於門外告以其故若與此死者曾相狎習則入共哭其不狎者不入也若已父在則不敢以私親之喪干尊者故但哭於妻之室而不於適室也若妻之兄弟不為父後則哭於異室別於適也若有殯在堂聞兄弟之在異國者有喪則哭於側室嫌哭殯也無側室則哭於大門内之右變其主位也若同國則往哭於其家喪無外事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

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此言哭友變禮之事也子張死曾子適有母之喪不脫齊衰而往哭之或止之曰齊衰不以弔而曾子則曰我以同道之恩但往哭之耳豈以為弔也與哉案弔主於禮而哭本於情故鄭注謂曾子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葢曾子此時已卒哭而易受服矣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此言喪事為擯之位異於吉也悼公魯哀公子名寧擯贊相禮事者有若之喪悼公往而弔焉子游為擯而由左蓋喪禮廢亡時人以為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故子游正之案由左由右皆謂主人之左右也孔疏謂推賓居右而已居左者未是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此言魯侯為王姬著服之事也穀當作告王姬周女

齊襄公夫人也齊以王姬之喪來告於魯魯莊公為之服大功觧之者或曰王姬歸齊由魯為主比於魯女故為之服出嫁姊妹之服也或又曰王姬為莊公外祖母故為之服大功則失之矣案春秋周女由魯嫁卒則服之如内姊妹而天子不為之服莊公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又書王姬歸于齊比於齊之告喪所以服大功也或者不察而以為外祖母莊公是襄公女弟文姜之子則王姬乃舅之妻非外祖母又

諸侯絶期外祖母不當有服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説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

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
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
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此言晉公子重耳不因父喪以取國之事也狐偃即
子犯子顯公子縶也晉公子重耳以驪姬之譖避難
奔翟逮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之且述穆公之命
曰寡人聞之從來死生更代之際亡國於斯得國亦
於斯雖吾子儼然今在憂服中然失位亦不可久也

乘時亦不可失也孺子蓋圖之重耳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必辭焉亡人無所爲寶惟仁親以爲寶今父之死是何等事若又因以爲得國之利其罪大矣將天下其孰能爲我解之孺子其必辭焉公子重耳因對使者曰以君之惠弔亡臣重耳身出亡而父死曾不得居於喪次盡哭泣之哀而以爲君憂父之死是何等事或敢有他志以辱君惠弔之義乎於是稽顙而不拜謝哭泣而起起而不復與使者私言使

者子顯歸以致命於穆公穆公稱之曰仁矣夫公子重耳乎為後者當拜謝今但稽顙而已以未立為後故不成拜也哭而起則哀痛其父也起而不私是遠反國之利也案舅犯之教重耳特致飾於辭命蓋覇者假仁之事耳然其言則惻然仁孝之言也故大學論不外本内末亦有取焉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此言哭殯者不宜帷殯之事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

之子公甫靖也柩在殯朝夕哭禮必褰徹其帷若帷殯而哭則非古也自敬姜之哭其夫穆伯始也案敬姜早寡常晝哭以避嫌帷殯宜亦此意然夫婦之義生同室死同穴何獨在殯之時嫌於褰帷而哭乎自敬姜行之世俗從而效之非禮意矣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此言居喪不敢過於哀毀之事也始猶生也孝子遭喪而行一切之禮乃是哀戚之至也惟哀戚之至故

禮為之節正以順孝子之心使之漸變而輕也所以然者君子念始而父母之生巳恐傷其性而不敢至於太過也案子以著代始而生之者親也終而成之者子也若毀至滅性則子道不終而親之生我為徒然矣故節哀順變正先王之所以教孝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此言孝子盡愛親之道而冀其復生也禱祠如云禱

祀而求也孝子無不愛其親者於親之死為之復以冀其復生是盡愛親之道也蓋猶有禱祠之心焉幽者鬼神之道望反諸幽以鬼神求之也北者幽陰之方北面而呼自幽而求之也案死者不可復生而萬一冀其復生者孝子之用心如是也故升屋北面而望其反如自出而反者然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此言孝子哀痛之情尤以稽顙為極也隱痛也喪禮

本欲盡哀如拜與稽顙均為哀戚之至痛也就二者而言則稽顙以頭觸地無復禮容尤痛之甚也蓋拜是答賓之禮稽顙則全是自致其哀孔子之從稽顙而后拜者以此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此言飯含之義取其潔而不取其褻也人始死而飯含用米與貝實於死者之口而弗忍其口之虛也此不是用飲食之道亦用其物之美潔者云爾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此言銘旌之義也人死有銘者以其為神明之旌也以死者之形貌為不可見故用旗書名以識之惟愛之而不敢忘故為旌以錄其名敬之而不敢遺故為旌以盡送死之道焉耳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徹重焉

此言設重之義殷與周異也人始死以木作重長三

尺此雖非主而神所憑依在是是有主之道也殷禮始殯設重於殯廟之庭及作虞主後猶聯綴以懸於所殯之廟有不忍棄焉周禮作虞主後遂徹重而埋於土有不敢瀆焉案重與主皆所以依神而不同者何方氏慤曰始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為重也既有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是為主也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此言奠與祭之盡其愛敬也哀素哀痛無飾也自始死至葬而有奠奠用素器以喪未久生者哀心特甚不尚飾也唯祭祀之禮必致其文則主人自盡焉爾此豈知神之所饗必在於此亦以表其齊敬之心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此言哀痛之必有節也撫心為辟頓足為踊女辟男

踊孝子喪其親而有辟踊乃哀痛之極也若不裁限則傷其性故有筭數以為之節文也辟踊之時袒衣括髮者容貌之變也悲慍恚懣者哀情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之服飾是去其華美也而袒括髮又在去飾之中為最甚也孝子理宜常袒而有所袒又有所襲者以明哀之有節限也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

此言葬時用素冠之禮也弁素冠也絰環絰也居喪之時冠服俱用純凶至葬則以素帛為弁制如爵弁而其上用葛為環絰所以然者葬而即遠與神交之道也於是乎有敬心焉如弁為周人之祭冠而以葬冔為殷人之祭冠而以葬皆以示敬也案喪事以哀為本故有厭冠麻絰之制葬則以弁易厭冠以葛易麻絰而敬心生矣
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此言居喪病困尊者命食之事也歠歠粥也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無則主人之妻也室老家之長相居喪三日不食以後大夫之家歠粥者則有主人主婦與室老馬惟慮其病困之故有不勝喪也是以君必命之食疏飯以紓其哀也陸氏佃曰謂親喪三日之後君命以粥歠焉故曰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案此則當以歠字連下主人主婦室老為句而以下兩句釋之義甚通貫雖與注異然固可從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
此言既葬反哭之事也堂與室皆謂廟中也卒窆而歸主人反哭而升於堂蓋以堂者乃親平日祭祀冠昏行禮之處也主婦反哭而入於室蓋以室者是親平日飲食供養之處也案既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又云主婦入於室蓋此時親之形魄已歸於土親之神明則欲其仍反於廟誠不忍其一日而無所歸也朱子曰須知得此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

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殷

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此言反哭之事而折衷於聖人也封讀為窆下棺也

人之始死則哀其死既葬則哀其亡故反哭之有弔

也哀之至也蓋前此尚見殯宮反則吾親亡焉不可

復見哀故於是為甚也殷之禮既封而受弔於墓周

之禮反哭而受弔於家夫親之在土固為可哀不若

求親於平日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尤甚也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言其情文兼盡禮所宜從也案士喪禮主人反哭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送於門外遂適殯宮慤者質野之意蓋弔禮不當於野行之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此言葬禮之順乎鬼神也北方國之北北首首在北也殯從南首固有不忍遽以鬼神待其親者至於葬

則終死事矣其於必北方而北首三代通用此禮也以鬼神所尚在幽暗欲順死者之情而反乎幽故也方氏慤曰南方以陽而明北方以陰而幽人之生也自幽而出乎明故生者南鄉及其死也自明而反乎幽故死者北首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此言葬訖主人將為虞祭之事也宿讀為肅戒也進也虞祭名葬有以幣送死之禮蓋柩行至城門公使

宰夫贈玄纁束旣窆主人用以贈死者於墓祝於此時則先歸以肅虞祭之尸焉案虞猶安也窆畢迎精而反祭於殯宮以安之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祭於廟則男女共尸

旣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

此言虞祭之禮也士虞禮虞牲以特豕几以依神筵以坐神舍同釋奠置也旣葬而反哭主人與有司先

省視虞祭應用之牲别令有司以几筵釋奠於墓左以禮地神為親之託體於斯也待祭墓之有司反即於日中時舉行虞祭之事焉案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而日中虞釋奠必使有司代者欲速反而脩虞事虞祭必待有司反者葬禮畢然後可行祭禮也釋奠則無尸周官墓人凡祭墓為尸意者其君禮與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此言虞祭至祔孝子弗忍於親之事也卒哭三虞後祭名吉祭即卒哭之祭也祔于祖父祭告於其祖之廟也葬之日日中即虞者以孝子之心弗忍一日離其親也自始死以來皆為喪奠至是乃易而為虞祭三虞之後其祭為卒哭言無時之哭自此而止唯存朝夕哭也祝辭曰哀薦成事祭以吉為成故是日以

吉祭易喪祭也卒哭之明日祔於祖父廟以孫之與祖昭穆同也夫以吉祭易喪祭是變而之吉祭矣自吉祭而至於祔必接連於卒哭之日者不忍使其親一日而無所歸也案方氏慤曰不忍一日離推生者之情不忍一日未有所歸窮死者之理也舊說變者變其常謂未及葬期而葬者自虞至祔但遇剛日即連接其祭於經傳未有明據蓋必於是日也接者即所謂明日祔于祖父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此言殷周祔禮之不同也殷以練之明日而祔周以卒哭之明日而祔夫三月而即鬼其親疑於太迫期則時少寛矣此孔子所以善殷也案祔者以主附藏於祖廟有祭則就祭之俟除喪而後遷主於新廟之中時而祭焉殷人練而祔則未練以前猶祭於寢而有不忍遽改之心故比周為善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

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此言君臨臣喪之禮也桃性辟惡鬼神所畏茢萑苕可掃不祥臣喪未襲之前君往臨之則使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戈為有凶邪之氣可惡也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此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惡死之道焉先王之所不忍言也姚氏舜牧曰死與生自不同惡生於所畏故為之祓除正以釋其疑畏之心而使君得盡禮於臣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此言殷周死者朝廟之事也將葬之時而奉柩以朝是順死者之孝心也又推死者之心必自哀其違離寢處欲一至於祖考之廟告訣而后行也殷則大斂之後即奉柩朝祖而遂殯於廟周則殯於寢及葬而後朝廟以行其不同如此案殷殯於廟故未殯先朝周殯於寢故朝而後葬此神道人道之別如晉文公

之喪殯於曲沃當是用殷禮然則先朝禰而殯於祖

廟與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此言古用明器之善而以孔子之言爲斷也殆幾也俑木偶人設機而能踊跳故曰俑孔子謂送葬而有

明器者其知喪之道矣雖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以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近於用殉乎哉夫名之曰明器者是以神明之道事其親也以泥為車束草為人自古有此即明器之類也故孔子謂古之為芻靈者善謂今之為俑者不仁蓋俑則有面目機發太似乎人非復芻靈之畧似而已不近於用人乎哉案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易明器而用生者之器易芻靈而為俑後世以生人殉葬所自來矣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此言為舊君反服之禮也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禮有為舊君反服者是古之制與子思曰古之君子之待其臣也進必以禮而本於誠退必以禮而歸於厚故有去國而為舊君反服之禮也若今之君子進則引

之唯恐不高而若加諸膝退則擠之唯恐不深而若墜諸淵其去國之後得不為寇亂之主斯亦善矣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案此與孟子之告齊宣王皆似有為而發應氏鏞云世衰道微君多虐其臣者故警以相為感應之理若夫忠孝之至彌性無窮則所以事其君親宜必有道矣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

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此言臣於君喪有食粥之禮也昭子季康子曾孫名強敬子孟武伯子名捷三臣孟孫叔孫季孫也魯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臣於君喪何食而可敬子曰居喪食粥此天下共由之禮也但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而以禮事君也四方其莫不聞矣故勉強食粥而為毀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

我非以真情而處此毀瘠者乎哉我是以寧違乎禮而食食也寀禮莫大乎臣子之事其君親魯稱秉禮而孟孫之言如此此與所謂三年之喪魯先君莫之行者皆可歎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九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一

檀弓下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此言弔者從主人改服之禮也司徒以官為氏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則於主人未小斂時即絰而往

子游弔焉則俟主人小斂後子游出而加絰反哭之

子夏疑而問曰小斂加絰之禮果有所聞與子游曰

昔者聞諸夫子主人若未小斂服未改則弔者不絰

孔疏曰此與前子游裼裘而弔同雖不云帶凡單云

絰則知有帶也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

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

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

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此言禮有經權之異用也个包也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曾子曰若齊大夫晏子者可謂達於禮也已禮以恭敬為本觀晏子於處事接物之間恭敬其有焉有若曰禮有定制不可僭而亦不可偏晏子衣一狐裘至三十年不易是儉於己也葬晏桓子僅遣車一乘及墓藏之而馬遄返是儉於親也就遣車一事言之國君牲體七包遣車當用七乘大夫牲體五包遣

車當用五乘晏子以大夫而用止一乘是焉得為知
禮乎曾子曰國無道則踰越者多君子寧過於儉朴
而恥盈禮焉益國尚奢侈則當示之以儉國尚儉朴
則當示之以禮晏子之所為乃所以救時非不知禮
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
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
毋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賔為賔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

子皆西鄉

此言昭子失禮之事也毋無通斯盡也沾舊作覘聲之誤也齊大夫國昭子之母死其葬也以子張相禮問葬禮之行於墓者男子婦人必有其位安所置之子張曰昔衛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為相主人之男子皆西鄉男賓從之在衆主人之南婦人皆東鄉女賓從之在衆婦人之南昭子聞言歎息而止之曰我為齊之顯家今行喪禮人盡來覘禮豈宜蹈故迹乎爾

當專而主之使賔自為賔主自為主可也於是其家之婦人既與男子同居主位而西鄉而女賔亦與男賔同居賔位而東鄉矣案喪禮自始死以至於葬男女之位必有别焉禮之大倫也昭子志於立異乃但為賔主之辨而無男女之别其失禮也甚矣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

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此言敬姜之能知禮并知其子也文伯穆伯之子歜也穆伯之喪敬姜惟於晝而哭是哭夫以道也文伯之喪則晝與夜而皆哭是哭子以情也孔子美之曰可謂知禮矣文伯之喪敬姜又嘗據其牀而不哭且曰昔者吾之有斯子也以其將為賢人而知禮也吾故出入公室未嘗與俱而觀其所行令及其死也凡

朋友諸臣未見有悲感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至於失聲斯子也平日必多疏薄於待士之禮矣案家語文伯歿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內聞也盖戒婦人所以成其子之德而又不掩其子之過可謂賢矣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此言敬姜能謹於喪禮也敬姜季康子從祖母季康子之母死將斂之時陳設其生時所服之褻衣敬姜曰爲婦人者若不脩飾其衣裳容貌則不敢見舅姑懼褻也今將有四方之賓來其褻衣何爲而陳於斯遂命徹去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

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此言先王制禮有節之事也微猶殺也猶作揺蔞作

柳有子與子游共立見居喪之人哭踊真切如孺子之慕父母者有子謂子游曰喪禮之有踊節我壹不知其何為而然久欲除去之矣以今觀之情在於斯其是孺子慕也夫居喪者何必多為辟踊之節也子游曰先王制禮慮賢者之過乎情也故立哭踊之節以微之慮不肖者之不及乎情也故為衰經之物之類以動其哀而興之若直情徑行而哭踊無節衣服無制是戎狄之道也禮義之道則有不然者夫人喜

斯陶然而和適和適斯形於歌咏歌咏不已斯身體動揺動揺不已乃至手舞而足蹈是則樂之極也然而樂與怒常相因樂而無節必至厭倦而生愠愠斯轉為憂戚憂戚斯發為歎恨歎恨不息斯撫心而辟辟則至於跳踊而奮擊此又哀之極也樂極而不節則流哀極而不節則毀故品節於斯斯之謂禮可直情而徑行乎人既死斯惡之矣以其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絞衾以飾其體蔞翣以飾其棺皆以使人勿

惡也始死即有脯醢之奠將行則有牲體之遣既葬則有虞祭之食未見真有饗之者也然自上世以來初未嘗舍此而不為為使人勿倍其親也先王制禮之深意如此子譏喪之踊而欲去之亦豈足為禮之訾畧乎案人之情喜生樂怒生哀以類相生也哀生喜樂生怒反類相生也在易離之九三有鼓缶之歌故九四有突如之暴孔疏而後多欲改竄經文皆不是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此言行師之貴以義也祀神位有屋樹者魯哀公元年吳師侵陳斬其祠祀之木殺其疫病之人師旋出

境陳使大宰嚭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素為能言何不就而問焉凡師必有仗義之名今衆之稱此師也其謂之何嚭曰古之所謂侵伐者必有其道不斬祀不殺厲不禽班白之老者今此師也不已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儀因曰若反爾侵畧之土地歸爾俘獲之臣民則又謂之何曰君王既討敝邑之有罪而又矜而赦之是師也豈可以無名議乎洪氏邁曰嚭乃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

乃陳臣也記禮者簡册差互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大宰嚭問之春秋之世以辭命相尚雖夫差之肆暴而以惡名之足耻者為言遂有以救國於既敗之餘蓋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顔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此言孝子居喪殺哀之有漸也顔丁魯人皇皇言心無所依望望言形有所跂也息暫焉止息若待親之

來也居喪難於盡禮顏丁可謂善居喪矣當親之始死惟尸在而已則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惟柩在而已則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至於既葬骨肉歸土而迎精以反則慨焉如不及其反而且行且止以待之蓋猶有所疑也案此與上篇所記相似皆所以形容人子之哀慕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此即高宗以明古禮也言乃讙者命令始布而人心悅也今書文作言乃雍子張問於夫子曰書云高宗居喪至於三年之久而無所言喪畢言乃臣民莫不喜悅信有之乎仲尼曰奚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得以盡禮致哀者蓋以庶政聽於冢宰三年之故也子何疑於高宗乎桀太甲居桐周公攝政皆古禮也然後世之疑伊尹者或以為放其君而羣叔流言周公幾無以自解則此禮之不可行於三代以

後也决矣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歴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此言君有大臣之喪不得有作樂飲酒之事也知悼子晉大夫名盈平公晉侯彪也知悼子之卒也未葬而平公飲酒師曠李調皆侍飲鼓鐘杜蕢自外而至聞鐘聲怪而問之曰安在或告之曰在寢蕢遂入寢

由阼而升酌酒以罰曰曠飲斯又酌以罰曰調飲斯又酌以自罰於堂上北面坐飲之酌竟降阼即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向者汝酌三酌我意爾必有諫諍開發於我是以不先與爾言乃三酌之後不言而出是必有意存焉爾之飲曠何說也蕢以桀以乙卯日亡紂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君不舉樂令知悼子在堂是同體之臣也其視子卯之疾日更為大矣曠乃大師也而不以詔是以飲之也又問爾之飲調何

說也曰調乃近習之臣也以貪於一飲一食而忘君違禮之疾是以飲之也又問爾之自飲何說也曰蕢乃宰夫職在刀匕而已今乃不供厥職而敢與知諫諍防閑之事是為侵官故飲之也平公曰由是言之豈特曠與調之過即寡人亦有過焉其酌而飲寡人於是杜蕢盥洗揚觶致其潔與敬焉公既命蕢酌已又欲以此爵為後世戒故記者云至今晉國行禮之終必舉此觶者謂此乃昔杜蕢所舉也陳氏祥道曰

先王制為喪臣之禮於服則衰經於膳則不舉於樂則弛懸比葬不食肉卒哭不舉樂以至與斂往弔莫不盡禮無飲酒鼓鐘之事此杜蕢所以譏也案此與春秋傳文小異而意無異杜蕢直言平公知過皆禮之所與也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

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此言謚法之不失實也君靈公也有時猶言有數大夫士三月而葬也易代也死則諱其名故為謚以代之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父之謚於君曰日月有一定之時今將葬矣敢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謚不可以虛美必列其實行焉昔者衛值凶饑之歲夫子曾為粥以食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

子於盜殺兄縶之時能不顧其死以衛寡人斯不亦貞乎又夫子聽衛國之政於凡尊卑之班次多寡之節制悉遵舊典而脩舉之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得以不辱斯不亦文乎其謚夫子為貞惠文子可矣

案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謚有三而惟稱文子者鄭氏謂文足以兼之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

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此言知禮者能協於鬼謀也兆吉兆也兆有吉凶卜者以求吉為主故以兆言吉也衛大夫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卜所以堪為後者卜人曰惟沐浴佩玉則兆蓋徒知齊潔以命龜而不知不宜於喪禮也五人者惑於其說皆沐浴佩玉而卜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可以沐浴佩玉者乎獨不

沐浴佩玉而石祁子竟得吉兆所以衛之人以龜為有知也案居喪者非頭有創身有瘍則不沐不浴非去喪則不佩玉庶子之立雖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然沐浴佩玉則見利而忘親人謀之所不與即鬼謀之所弗從也如石祁子者可謂知禮矣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

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
用

此言殉葬之非禮也家大夫謂家宰子亢子車之弟即孔子弟子子禽也下謂臣僕之屬齊大夫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家大夫謀所以殉葬者既定其人矣而后陳子亢至妻與大夫以告曰自夫子疾未能獲養於下之人今請以某某者殉葬子亢曰以人殉葬固非禮也然以疾而當養者言之則莫妻與宰若矣

如以為可已則吾以非禮而欲已必以養疾之故而不得已則吾即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謀以殉葬者遂弗果用案殉葬之謀非以危言懼之未有能卒止者子亢於此庶乎能守正而達權矣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此言孝子事親稱家有無之事也還葬不及日月之

期而即葬也子路曰為人子而有不克自盡者傷哉以貧也故生而無以為飲食之養死而無以為喪葬之禮也孔子曰子而養生即至啜菽飲水而務有以盡其歡心斯之謂孝子而送死即至斂首足形旋葬而無椁而務有以稱其家財斯之謂禮貧又何傷乎

案陳氏祥道云君子之於親養在志不在體葬在誠不在物世固有三牲之養而不能盡歡亦有厚葬而轉至陷親於非禮者必如夫子之教則貧與富惟其

所遺而孝與禮無不可盡非專為子路言之也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此言君恩不宜有所私也衛獻公名衎靮韁也衛獻公出奔於齊既而反於衛行及郊將班邑以賞從者而後入柳莊諫曰居者行者均之為國如其皆守社稷則孰為執羈靮而從君如皆從君則孰為守社稷

今君反其國而獨於從者有私也毋乃不可乎於是弗果班案成公獻公皆出而復入其君臣之際嫌隙多矣栁莊之言與甯武子所謂居者守社稷行者扞牧圉之意相似皆所以開廣君心而泯其恩怨之跡也

衛有大史曰栁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栁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

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此言人君急於弔臣之事也衛有大史曰柳莊者寢疾公命其家曰若疾亟之時雖當祭亦必以告及死公果當祭因其家人來告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乃衛國社稷之臣也今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釋以襚之並賜之二邑為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此邑之賜後雖世世萬子孫毋使變易也案獻公之待柳莊視魯之祭而

猶繹晉之在堂而飲者異矣但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襚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此三者皆為非禮又不可以弗審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此言人子事親以禮能不從亂命之事也陳乾昔寢疾聚合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而死則必大

爲我棺使所服習之二婢子同棺以夾於我及乾昔死其子曰雖父命云然但用人殉葬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二婢者遂弗果殺案子之事親不以從令爲孝尊己不陷父於不義其過秦康公遠矣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此言卿卒重於繹祭之事也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也祭之明日又設祭以尋繹昨祭謂之繹魯仲

遂卒於齊之垂地先一日有事於太廟至壬午猶繹祭用萬以入而但去其有聲之籥舞仲尼曰非禮也禮卿卒則不繹案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祭之日不可以用樂祭之明日不可以繹故繹而萬入雖去籥猶為非禮也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将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

乎噫弗果從

此言非禮作機巧者之不可從也公輸氏若般二人名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桓楹如今橋旁表柱皆為下棺設也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為匠師之官年方幼小主掌窆事其族人名般者善為技巧請以機關轉動之器下棺時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自有故事焉公室之喪擬用豐碑各空其中着鹿盧以下棺三家之喪擬用桓楹以楹代碑亦施鹿盧以

下棺其來久矣今般以人之母嘗試巳巧則何不自以巳母試巧乎意者亦有病於心乎是可歎也於是弗果從案公肩假之責般意固善矣考之禮制天子六綍四碑諸侯四綍二碑大夫二綍二碑大夫不可僭桓楹猶諸侯不可僭豐碑也以是為魯之初而從之其可乎

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

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此言聖人與死難之人也禺人昭公之子公為也鄰重之重當作童齊伐魯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見國人走避齊師負杖以入城保者困而止息禺人乃歎曰徭役雖足病也賦稅雖過重也若上下協心以禦寇猶可也今則卿大夫不能盡謀士不能死難其為不

可明矣我既出此言可不踐吾言乎於是與其鄰之童子汪踦皆往鬬死焉禮童子之喪為殤魯人以汪踦死於冠欲勿殤而以成人之喪治之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固儼然成人之事雖欲勿殤也寧有不可乎棗郎之戰曲不在齊而在魯魯啟兵端至君子不能為謀士不能死而禺人與汪踦獨能赴敵守義固宜為聖人之所許也

子路去魯謂顔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

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
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此言禮敬祠墓之事也展省視之子路有事去魯謂
顔淵曰予之為此行也將何以贈我顔淵曰吾聞之
也去國者必哭於墓告其先人以所往而后行反則
不哭必省視其墓而入亦猶是出必告反必面之義
云爾顔淵因謂子路曰予之居也將何以處我子路
曰吾聞之也若過人之墳墓則必憑式若過神位有

屋樹者則必下車皆以致其敬也鄭注贈送也無君
事主於孝處猶安也居者主於敬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
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
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
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
有禮焉
比言逐奔而殺敵有節之事也工尹楚官名陳棄疾

楚公子也楚有吳師使工尹商陽與公子棄疾追之既及工尹商陽仁而不忍者也棄疾謂之曰今日之事王事也子必手弓而可既手弓又曰子必射諸射之斃一人則韔藏其弓再及吳師棄疾勸之射又斃二人每斃一人商陽必揜其目而不忍視止其御而不欲追且曰朝燕之禮卿大夫與士異今我朝則不坐燕則不與位卑禮薄如此既殺三人亦可以稱士之職而報命矣孔子曰殺人非仁者之為今觀商陽

則於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案自春秋而後好戰者每
以多殺為功而商陽若此故孔子有取焉耳若夫居
畀而不盡力殺敵而不致果固非所以為禮也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襄公朝於
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
先拂柩荆人悔之
此言諸侯行襲之非禮也桓當作宣曹伯廬也魯成
公十三年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行含禮

亦猶朋友有相食之道也乃使之襲則非禮矣魯襄公二十八年朝於荊遭康王之喪荊人曰必請襲魯人不從曰非禮也荊人復強之魯使巫先拂柩用君臨臣喪之禮於是荊人悔之案邦交有一定之禮襲乃賤者之事也諸侯之於曹既失之又見荊之以非禮待魯而反取辱也

縢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

公事遂入

此言為人臣者不以私廢公之事也敬叔名弓桓公七世孫惠伯名椒桓公六世孫蓋惠伯為敬叔之族父懿伯又惠伯之叔父也魯昭公三年有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往弔以奉進君之弔書子服惠伯為介行及滕郊而遇懿伯之忌日敬叔欲緩至次日乃入惠伯曰此國之政公事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事而不將敬叔從之遂入劉氏敞曰左傳云及郊遇懿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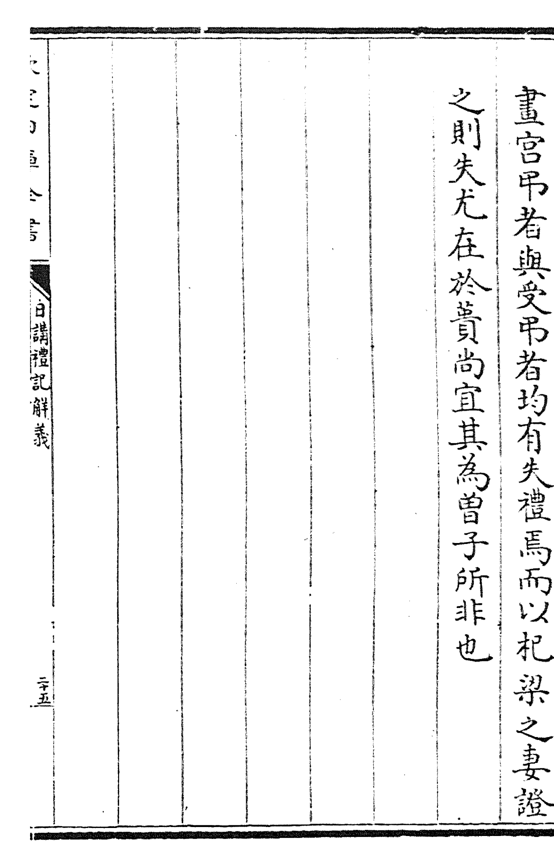
之忌先言及郊而後言忌是及郊方遇忌也忌只是

忌日公事有公利無私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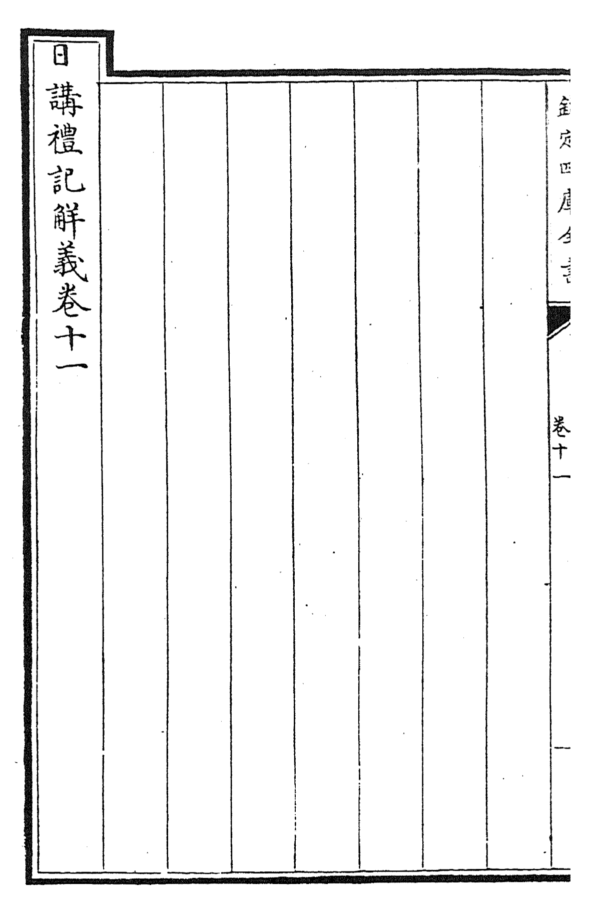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此言受弔於野之非禮也奪讀為兑狹路也春秋傳

作隧魯人蕢尚有喪哀公使人往弔遇其喪於道蕢尚闢除道路畫地為宮室之位而以受弔焉曾子曰蕢尚曾不若杞梁之妻之知禮也昔齊莊公襲莒杞梁載甲夜入且于之隧戰而死其妻迎柩於路哭之甚哀莊公使人就而弔之其妻辭曰今日之役若君之臣而不免於罪則將陳尸於市朝而妻妾見執君之臣若既免於罪則猶有先人之敝廬在而於道路間實無敢以辱命蓋杞梁之妻知禮也若此案在道



畫宮弔者與受弔者均有失禮焉而以杞梁之妻證之則失尤在於蕢尚宜其為曾子所非也



日講禮記觧義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二

檀弓下

孺子𩠐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顔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此言設撥之僭禮也孺子𩠐魯哀公少子輴殯車也

揄沈以水浸揄白皮之汁播於地以滑車也孺子䵻之喪哀公欲設引車之撥以問於有若有若曰設之其亦可也如君之三臣者尚設之矣顏栁則曰禮天子載柩於龍輴而叢木為椁形以覆幬其上諸侯以輴載柩不畫轅為龍設木於上以幬之不為題湊又以輴之重也為揄沈以滑之既有揄沈故必設撥令三臣者不用輴而徒設撥是竊禮之不中實用者也而君又何效焉案鄭注撥紼也棺未有不用紼者故

徐氏師曾謂是設置撥榆沈之人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此言為妾著服之非禮也魯悼公之母哀公妾也於其死而為之服齊衰有若問曰為妾齊衰禮有之與公曰吾豈得已乎哉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此為我妻故耳案禮王侯絶旁期於妾無服惟大夫為貴妾緦哀公溺情文過所謂得已而不已者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此言子皐之知政體也庚償也季子皐為孟氏成邑之宰有妻之喪當葬而傷人禾申詳以告曰請以直償之子皐以為未可曰孟氏不以此事而罪予朋友不以此事而棄予以吾方為邑長於斯故也若必買道而葬則後人難為繼矣案為政在大體不在小惠

故子路治蒲壺漿施德夫子非之子臯益知此意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

此言未受祿之臣禮有不同也違去也位定然後祿之其有仕而未嘗受祿者君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將命之使不但曰君而曰寡君以其有賔主之道而未全乎君臣之禮故違而君薨弗為反服也案仕而未有祿則賔之而弗臣若子思之於魯孟子之於齊

是矣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

此言葬後以鬼神事親之禮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人子居喪不忍遽以鬼神事其親故未葬以前猶事以生時之禮葬而虞祭則親形已藏然後立尸以象神設几與筵相配至卒哭乃諱其名盖事生之禮

至此畢事死之禮自此始已所謂卒哭而諱者國君則有宰夫執木鐸以詔命於宮曰舍當祧者而諱新死者又出從寢門以至庫門於凡百官所在之處咸使知之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此言避諱之禮也子於父母之名沒則諱之然以二字為名則不必俱諱如夫子之母名徵在或所言者

及在則不稱徽所言者及徽則不稱在是也後世不此之法甚或過於拘避而並諱嫌名非禮意矣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

此言軍敗之禮也軍旅之事凶事也故戰敗而有憂必素服哭於庫門之外其赴國告敗之車則露載其甲與弓而不納於櫜韔以示不忘報也案戰勝而還謂之凱故於其敗也則謂之憂而以喪禮處之凡告喪曰赴車令告敗亦稱赴車者猶之素服之義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此言致哀於宗廟被火之事也先人之室為先靈所依焚則靈有不安必三日哭故魯成公三年新宮火魯人亦三日哭正與此禮合也案新宮為魯宣公之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春秋書新宮災者諱火也胡氏安國云神主未遷謂之新宮則不當哭故春秋書以譏之恐未然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

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此言苛政之厲民而欲為上者知戒也式而聽之與式凶服之意同昔孔子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向墓而哭者甚哀夫子憑式而聽使子路問焉曰子之哭也壹似重疊而有憂戚者婦人乃曰是誠有之昔者吾舅既死於虎而吾夫又死焉今則吾子又死焉所以

重有憂也夫子曰虎患如此何為而不去之婦人曰

幸無苛政夫子歎曰小子其識之苛政之殺人蓋猛

於虎也案此章之言事不必實而足以警世為民父

母者所宜深念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

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

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

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

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

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

乎

此言治民者當以誠為本也魯有賢而隱於下為周

豐也者哀公執摯欲請見之周豐辭以不可公曰我

其已夫葢不強其所不願也因使人致所欲問之辭

曰治民以敬信為重昔有虞氏未嘗施信於民而民

自信之夏后氏未嘗施敬於民而民自敬之果何所

施行而能得此於民也周豐對曰是葢有以德化民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如人在墟墓之閒未嘗教之使哀而民自哀在社稷宗廟之中未嘗教之使敬而民自敬固非徒言之所能喻也殷人作誓而反以起民之畔周人作會而反以致民之疑茍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而徒恃誓會之言為之固結民其有不解散者乎案為治之道有心之要結不若無心之感孚周豐所稱可謂知本矣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此言喪禮貴於得中也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喪具稱家有無不可勉為厚葬而謀粥居室哀痛必有節限不可過為哀毀而致危其身所以然者盖家廢則宗廟不能獨存身危則繼嗣於是而絕非所以為孝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

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此言旅葬合宜之事也季子吳公子名札讓國居延陵橫曰廣直曰輪隱據也還回也吳之延陵季子適齊於將反也其長子死焉因奉命出聘不敢將私喪

以歸遂葬於齊之嬴博二邑之間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於是往而觀其葬禮焉其下棺之坎深不及泉斂即用所衣之時服既葬而封縱横僅足以揜坎上則纔至於可隱皆從儉制也既封左袒以示陽之變右還其封以示陰之歸且號者凡三曰人有生必有死骨肉之復反於土也亦命也若䰟氣則游散而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葢欲其依已而歸故再言以深致其意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

於禮也其合矣乎蓋不惟適旅葬之節而亦知幽明之故故夫子善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此言諸侯僭禮之事也考或作定易謂簡易臣禮也

于謂廣大君禮也魯鈍也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其大夫容居弔之且含容居致辭曰寡君使容居坐行含禮進侯玉於君其使容居以含蓋徐自擬天子故其辭如此邾有司拒之曰諸侯之來辱於敝邑者臣行臣禮易則易焉君行君禮于則于焉若易于相雜臣來而欲行人君之禮者我國從未有此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者當奉命而行不敢忘其君為子孫者當守先世之訓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

自西討濟河以來凡使人弔含於他國無不用此言者容居爲魯鈍之人今故不敢忘其祖也案含禮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使大夫則歸含容居欲坐含以進侯玉僭禮甚矣有司者終不能守禮以拒之徐亢而邾卑君子以爲均有過焉爾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此言母嫁與廟絶之事也子思之母既嫁而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之於廟其門人至則曰庶氏之母死先既與廟絶族今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於是遂哭於他室案伯魚年五十而卒記者謂子思之母改嫁於衛之庶氏此亦事之近於誣而不可信者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

者廢其祀削其人

此言為天子服杖及葬備棺椁之事也官長謂大夫士國中男女謂庶人天下謂諸侯之大夫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天子為天下之主崩則普天之下皆為之服而期有先後三日則大祝商祝先杖五日則畿內之大夫士服杖七日則國中之男女服齊衰三月而除三月則天下諸侯之大夫皆服繐衰既葬而除自殯之後掌山澤之虞人即致百縣采地之祀木可

以為周棺之椁者斬而獻之且戒之曰有不至者則廢其邑之祀刖其守祀之人所以見王喪之重使人不敢慢也案臣民既皆有服而制有三日五日七日三月之異者以力有勞逸恩有重輕地有遠近故也至於棺用四重而椁周焉其材固宜於豫且慎矣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

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此言餓夫之操以風世也貿貿目不明之貌微與猶云細故末節也齊國大饑有黔敖者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時有餓者蒙袂其面輯斂其屨貿貿然而來黔敖左手奉食右手執飲曰嗟來食餓者張其目以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無禮之食是以至於此也遂去之黔敖隨其後謝焉餓者卒不食而死曾

子聞之曰嗟來之言雖不敬然非有大過其嗟可去而其謝可食也吳氏澄曰嗟者閔之之辭來者呼之之辭曾子之言君子之中餓者之操賢者之過也然當禮教衰廢之餘名節不立而苟以自處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聞餓者之風其亦可以少愧也夫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

其宫而豬焉盖君踰月而后舉爵

此言大逆者人人得而誅之之法也定公名貜且豬水所聚也邾婁定公之時有以子而弑父者有司以其事告定公為之瞿然驚怪而失席曰人倫之變至此乃教化不明所致是寡人之罪也又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天下之惡莫大於弑逆故臣弑其君凡在官而為諸臣者皆得以誅之而無赦子弑其父凡在宫而為家人者皆得以誅之而無赦非特如是而已

并且壞其室洿其宫使水積聚不復更為人居為之

君者必待踰月而後舉爵益傷悼而自為貶損也如

此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

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

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

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此言頌禱並善之事也獻文陳注疑為趙武謚京當

作原晉卿趙文子作室既成晉大夫並發禮以賀張
老亦往焉以其侈麗而佯贊之曰美哉輪囷而高大
美哉奐爛而衆多庶幾祭祀之時作樂於斯死喪之
時哭泣於斯燕飲國賔聚會宗族無不於斯乎文子
知張老之諷已而述其詞曰武也若得保此室而歌
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完全要領幸獲善終以
從先大夫而葬於九原也於是乎北面再拜稽首以
受其諫焉君子謂張老善頌文子善禱也案頌者

祝逆其福也禱者祈免於禍也頌不忘規禱不忘戒

斯謂之善也云爾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
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
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此言聖人恩及於物而並記其制也封讀窆路馬人
君所乘之馬也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掘地而埋之
且告之曰吾聞既敝之帷不棄為埋馬可用也既敝

之葢不棄為埋狗可用也某雖貧而無盖於其窆也
亦與之席以代毋使其首陷於土焉聖人之愛物而
中禮如此記者因記國君埋馬之制路馬死亦埋之
以帷但不用敝者葉氏夢得曰帷葢近於身以為障
蔽犬馬畜於家以為代禦障蔽者敝所不敢棄而代
禦者死用以埋之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
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

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此言威儀容飾之足以致重於人也内霤屋後簷也季孫之母死哀公往弔焉曾子與子貢亦弔焉閽人以君在之故弗為内也二子自以儀容未善於是入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先已告矣曾子隨後而入閽人退辟而延之及進内霤卿大夫在

堂上者皆辟位公亦降階一等而揖之上故君子言之曰人能盡善於容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案士喪禮君視斂出主人拜送襲拜大夫之後至者賈疏以後至為不得與前御大夫同時從君入者則君弔時後至者自不得入安有脩容而入之事此記者傳聞傳會說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

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此言覘國者之識治體也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士之守門者司城官名子罕宋公族樂喜也扶服即匍匐竭力之貌宋國之陽門有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甚哀其時晉欲加兵於宋先使人覘之還報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以貴卿而哭之哀民無不恱者由是觀之殆不可伐也孔子賛之曰善哉

峴國乎邶詩谷風之篇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此非特晉國而已即天下之大其孰能當之甚矣人心之足恃也案爲國之要在乎用賢臣用賢之效在乎得人心故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衆志成城即國之弱小所弗慮也宋用子罕遂有以伐強大之謀然則仁賢之爲益於國者豈淺鮮哉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此言廢禮之由於國亂也喪禮於君父皆斬衰三年魯莊公之喪子般見弒而慶父作亂時閔公年八歲禍亂恐廹葬畢即除衰絰於庫門之外而以吉服嗣位不與虞與卒哭之祭士大夫至卒哭祭畢亦除服而不以麻絰入庫門三年之喪自此不行矣胡氏銓曰既葬而絰不入庫門經意譏魯君忘哀之速爾春秋閔二年書吉禘亦譏吉之早也雖由禍亂而然然子臣之義薄矣記者故文譏之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此言聖人隱惡全交之事也沐治也孔子之故人有原壤者其母死夫子助之治椁壤乃登木而言曰久矣我之不託興於詠歌之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言

木文之華也執女手之卷然言椁材之潤也夫子若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問曰子未可以絕其交乎夫子曰壤之無禮固也某聞之親者未可遽失其為親也故者未可遽失其為故也寨夷俟小過也遭喪而歌大惡也胡氏以為責其夷俟之過則原壤猶不失為故人若數其母死而歌則於義當絕聖人不遺故舊蓋有難以明言其失者耳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

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此言趙文子知人之事而並及其為人也文子名武叔譽叔向也陽處父晉襄公之傅并謂兼攬衆事植

謂剛直自立隨武子士會也姓范字季食邑於隨中
身也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趙文子與叔譽游
觀乎九原之上文子曰鄉大夫之葬此者多矣假令
死者而可作也吾其當誰從乎叔譽曰其陽處父乎
文子曰處父所行專權自用於晉國卒為狐射姑所
殺不得善終其身是其知有不足稱也叔譽又曰其
舅犯乎文子曰舅犯從亡於外者久當反國之時正
輔主之日乃及河而請他往要君以求利而不顧其

君是其仁有不足稱也我之所與歸者惟隨武子乎
武子之言於晉國無隱情而家之事亦無不治既能
利其君而又不忘其身既能謀其身而又不遺其友
是仁智兩全者也文子之論前人如此故晉人皆謂
文子知人記者復言文子之身退然如不勝衣其言
則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盖能謹於言行者至所推
舉之士出於管庫藏者七十有餘家生不與之交利
將死亦不託以子焉為國取材而不計其私殆庶幾

於隨武子之為人矣案文子所慕在於隨會故往往有與之相近者論者以為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以學跡其生平多有可議然就晉言晉其賢於處父舅犯亦遠矣

叔仲皮學子栁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經

此言子栁失禮之事也叔仲皮魯叔孫之族學敎也

衣讀齊繆讀樛衍皮弟也叔仲皮嘗教其子子柳而
子柳猶不知禮叔仲皮死子柳之妻雖魯鈍婦人也
猶知為舅齊衰而繆經叔仲衍見當時婦人好尚輕
細乃告子柳使易緦衰環經因言昔者吾喪姑姊妹
亦如此服人不吾禁今亦宜然蓋徒知姑姊妹在室
齊衰與婦為舅姑同而不知緦環非齊衰之制也子
柳從之退使其妻緦衰而環經是雖受教於父反有
不若愚婦人之所為者矣案禮婦人為舅姑齊衰絞

經兩股相交曰樛故謂之絞儀禮喪服傳疏所謂衰裳齊牡麻絰是也緦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也環絰一股弔服之首絰也子柳知從叔父之言而不知從父之教雖習俗移人亦可見其守禮之不篤矣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

此言為宰者孝足治民之事也成孟氏之采邑范蜂

也蟬蜩也蠶絲如績蟹背如匡蜂首如冠蟬喙如緌
成人有兄死而不為衰服者聞子臯將為邑宰遂以
服衰益知子臯至孝恐來罪已故也成人為之謡曰
蠶能績絲必匡以貯之然蟹之有匡非為蠶之績也
為背而已范首有冠必緌以飾之然蟬之有緌非為
范之冠也為喙而已猶之兄死必為之服衰然成人
之衰非為兄之死也為子臯而已案孝子之行本有
放之四海而皆準者覩成人之為兄服可見教民者

尤貴乎躬焉以化之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此言賢者居喪哀過之事也子春曾子弟子樂正子春之母死至五日而不食禮執親之喪不食者三日子春蓋勉強而逾二日矣既而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實情吾更於何處而用吾情乎案鄭注以勉強過禮為悔或謂是悔母生時未盡奉養之道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此言君遇旱災當求諸己而不當求諸人也然猶焉尫瘠病而面向上也魯穆公之時歲旱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今思所以求之者吾欲暴尫冀天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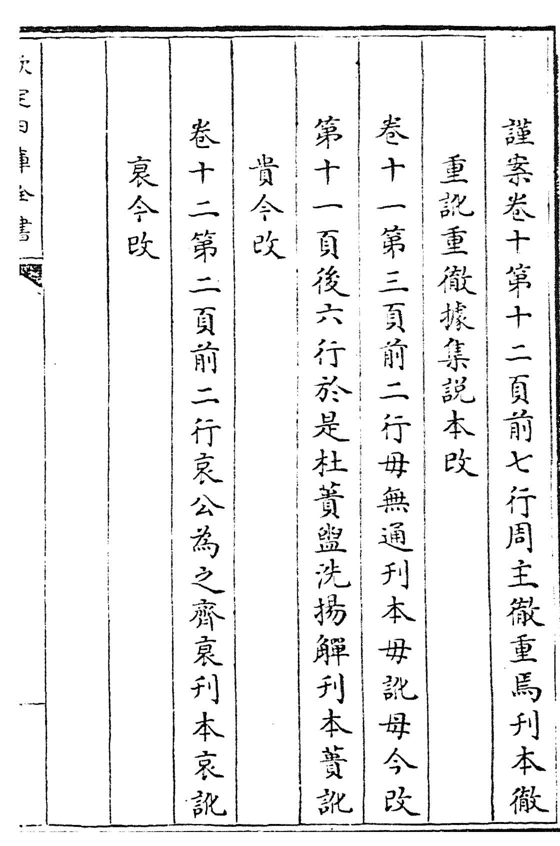
之而雨子以為何如對曰天則不雨而暴此疾病之
人事甚酷虐而非所以感天毋乃不可與公曰然則
巫以接神吾欲暴巫冀天憐之而雨子以為何如對
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從而求之毋乃太迂濶
乎公曰天災如此無可為求吾以徙市之凶禮自處
則又何如對曰從來天子崩巷市者七日諸侯薨巷
市者三日盖徙市於巷者庶人為君之喪禮也今旱
而為之徙市是行喪君之禮以自責而不亦可乎案

春秋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今穆公既不修先君之政而縣子者又不能舉先大夫臧孫氏之説為對其所謂可不過曰徙市於巷而已格天救民之本豈在是哉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此言祔葬之制惟魯為善也祔制起於近代衛與魯

俱行之孔子嘗曰衛人之祔也於椁之中以物隔而離之魯人之祔也於椁之中不以物隔而合之夫既曰祔矣又何離焉合之者其善矣夫蓋生同室而死同穴者婦人之道故夫子善魯朱子曰古者椁合衆材為之故小大隨人所為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為椁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異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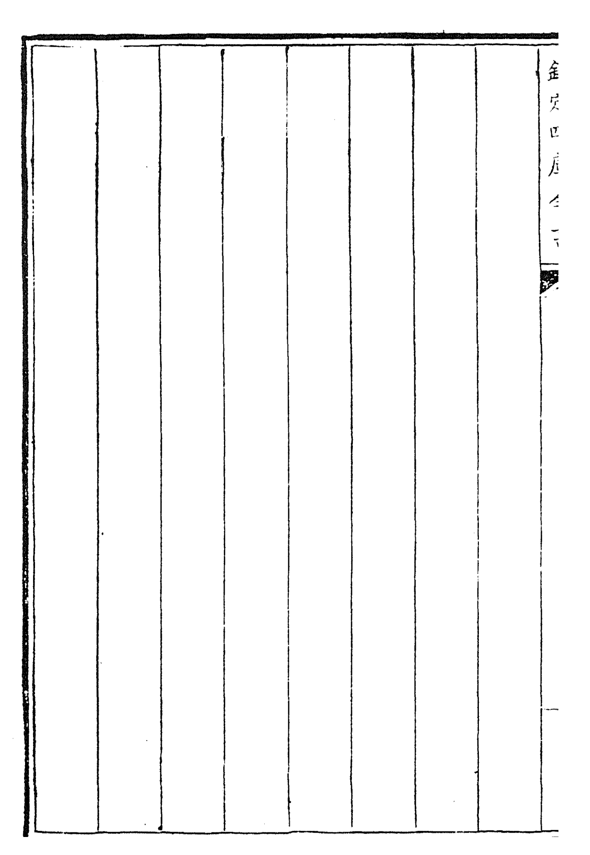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第十二頁前七行周主徹重馬刊本徹重訛重徹據集說本改

卷十一第三頁前二行毋無通刊本毋訛母今改

第十一頁後六行於是杜蕢盥洗揚觶刊本蕢訛貴今改

卷十二第二頁前二行哀公為之齊衰刊本衰訛哀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貢生臣王詢